



生命裡最捨不得那一頁 贏得總是最深

關於那女子的...

•小艾

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又醒。照舊寫著一些無動靜的蒼穹掛在窗的屏風後面，排山倒海似的壓過來。像日子倒寫了五味瓶，五味齊全，令人窒息。亂亂中爭鬥的呼吸聲爭奪更多一些空氣，慌的心不怎麼能容納太多太大的變動。

像近來的日子，她過的是今日的歡樂，明日的愁。跋涉於風險中任碎碎便喚，反覆無常。年輕的心情是怎麼也回不來了。受了傷。

於是她開始愛戀着自己。在重重疊疊的對錯之間，用敏銳的觸角不作遲疑的選擇。她決定離開他。遠走他鄉去調治都好，她必須卸去這個負荷。這個不屬於她生生世世的人。再儘管他的

至情至性，她又豈僅是以一時的悲感而換取一世的幸福。她攬住的僅是他美麗的情操。如此而已。但已足夠了。過份的貪求像玩火，一朝終自焚。若說一生願只為一段情，不值。她始終明白自己已陷得深，歲月如梭，生命的作爲太多。就算心頭被刺痛，日子還是要洋酒酒繼續下去。更何況她是那麼的自覺，她會因此對自己的未來難過起來，却仍要顛覆提醒自己是亂了的步伐，不許越軌。

淚水在她眼眶里纏繞了良久，終於滑下臉頰。她是不是開始在憎恨他了？她並不是個經歷過很多風浪的女子。她離不起。所以他的慧黠是不該將這千古以來的多情地給寧靜的。於是她只好逞強的告訴自己：那是眼睛不小心

冒了汗。所以任何的真心都無須受到譴責啊。其實她只是想告訴他，他不是真他，縱然呵她根本就不懂得什麼責任。她知道。

可是她是穿夜在朋友麗麗媚媚家裏之而的。她們是她的朋友，可是她們看來並不是那麼瞭解她。尤其是麗麗與媚媚的純真無邪，胸無城府。假日遊公司遊車河吃冰淇淋笑鬧悠閒。週末夜狂歡通宵狂舞。她雖然發覺置身其中的落寞更深更難以自抑。她只想把自己保留給片刻的寧靜。一個人。完完全全的與外界隔離。她覺得這好比一座海洋。於是朋友愛心起她橫眉冷對下手指的傲氣。縱然愛慕是比較可以揣摩與諷刺她纖細的內心世界。

畢竟她知道不是每一粒心事都是可以告訴別人的。因為她的絕望最終還是會拒絕了別人的爭言直諫。她始終明白自己的劣根性。所以寂寞。

所以她在油城的生活，深居簡出。她只想把精神與心思栽進個人的故事角色中。恣恣的我行我素。不管他人怎麼想。她想她是不快樂的，因為她那雙忽爾令人擔憂的眸子，深沉而靜默。他問她 到底要他怎麼做。快點告訴他。流離的心情只想把他往隔响的窗扉以外塞啊。他想要令她快樂的話却硬咽在喉間而後的長吁短嘆。她只是寂寞。一般淺闊在情感彼岸的心力交瘁。若說人到無求，只想好好歇息一次，那麼她是否只渴望找回遺落的自己呢。她是曾經那麼的遺落過自己的。

守一湖靜謐的寂
春濕得更熾爛
燦爛的陽光旖旎
遠遠的的恬親親切

枯萎的落葉飄零
欲縱橫交織一個失落
低落了千層萬緒
離只是虛偽的原則

抖下片片孤氣
編下一篇詩草
山華惘惘
淹沒着被遺忘的思潮

街道
疏遠着車震的步伐
而灑落一份昏黃的季節
接了西風夜語呢喃

綠着啾啾年年
奢望着淡淡濃濃的今朝
回首原是憤怒的年代
更是五更照盡明月

處處皆是鐘聲燈影
迷濛的窗紗反駁着夢
懷啓長夜漫漫的微喘
氾濫了詩人的悲吟

•若塵
詩
女
香

化作雨季中的斜陽
溢滿了五月的奔騰
緩緩甦醒了午夜迴响
邂逅了無期的意志

將是另一面的風姿
去是相逢的偶然
皎潔的情懷瀰漫着囁嚅
裊縵了極是長鳴的輕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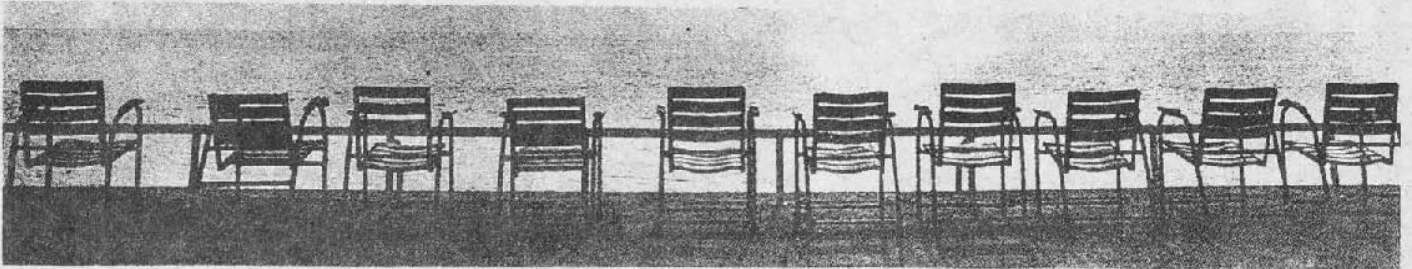
嶄新的歌低泣
煥然是回眸的暈暈
傷感的緘默無語
草涼的痕跡牧牧

沉澱着思考的火焰
燃燒一種奇異的奧妙
然而突掠過的春燈
輾轉遺拋白雲深處

否冉是掛滿着奮鬥的意志
充滿着坎坷的歲月
踱進外一章的追憶
慢慢將垂着的抱負

叩着朦朧的彎月
冷冷凝望着逝去的日子
幽怨的頰夾着悲哀
漸漸的遠離自己的沉默

煙 51
砂勝越星座詩社
文藝雙週刊
P.O. BOX 1280,
93726 KUCHING.



人世間

鍾曉陽是近年香港作家中的一個傳奇，年僅十八歲時就寫出了一部被港台文壇譽為長篇小說「停車暫借間」，該小說分為三個部份：「零件長城外」，「停車暫借間」及「遺失函說」。由書中主角極寧靜少女時代寫到中年，刻劃了一位女子愛情幻滅經過，文章秀麗，用筆險奇，細而極細，文字風格極像張愛玲，被視為香港文壇界的一朵奇葩。除了「停車暫借間」外，目前她已出版的書包括短篇小說集「流年」，「愛妻」，「哀歌」，「細說」。

「煙火」這期轉載鍾曉陽一篇較短的散文「走過」，雖然從該短文中並未能一睹她的真正文采，不過已具自然婉約，信手拈來的意在外，我們推介喜歡愛玲的讀者們不妨去找她的作品來一讀。

「煙火」將在第五十四期出版二週年專輯，我們歡迎各地作者能不吝來稿批評賜教。（方林）

走過

•鍾曉陽

想起來當是很遠的事了，那時的世界並不是現在這樣子的，有些地方還可以，還過得去，偶然操作一下也無妨。

那時在補習班裏通過陶認識惠嫻。她時常頭髮捋得烏光烏光，纏兩條結實辮子；臉很白，眼睛咕咕嚕嚕要保不住的，下巴圓圓兜兜，好像一照面整個下巴都要跟你過不去。混熟了，一見面她一露露就給你來張鬼臉；那樣子的一頓，全地球的樓房高山都要為之一跳。

至今，與她的許多瑣事都記不得了，彷彿很快都長大了，快得不得了，連回頭看一瞬的時間都沒有，只好學其他人一樣，跑電影院逛街吃小食店，跑得一頭一臉的塵，感覺上都是平平凡凡的人，過的是平平凡凡的日子，再也不可回頭。

惠嫻一直是個很自覺的女孩子，很自覺自己的小孩子臉，自己的頭髮，甚至自己嘴角上一毫米直徑的酒窩。見面五分鐘頭髮要撥十多次，每扇窗窗都成了鏡子。太自覺了，每天見的都是自己，身邊事眼前人很容易都一一放走了。

後來簡直不對勁兒，我的腳步總是快了一點兒，多多少少總快了一點兒，陶和惠嫻漸漸接近了，惠嫻戀上寂寞的一個男同學先告訴陶，陶有甚麼事也先跟惠嫻說。其實也不在乎那些，但他們的確不再是我的了。當初交上惠嫻，並沒有真心喜悅過，大概年紀小，也沒有誠心誠意挑來交，現在才知道要小心。

想起來真會不甘，我曾經用盡心力來交她們的。那段日子我活得真累，一次去看電影，她們倆只顧聊，快要過入場時間了，我只得一口氣跑去買票，她們才懶懶到來。入場坐定後，陶問我怎麼不買中座的，後座最前一排的前面也行，比較便宜，那口氣像我做錯了甚麼事似的，大概很緊張她的錢。我說：「我請，不用你給。」她才沒有作聲。她們的生日都比我早，那年我送她們每人一年的「當代文藝」，我生日她們好像只送我一個夾子一支筆，我也記不太清楚。其實當也不在乎那些，可是真能看出來的，真的能。從頭想起，她們對我到底自私。於是搬了家，就沒再找她們了。

離開了才鬆一口氣，說甚麼都不回頭了，她們使我累了這些年。我對她們無私心，她們這樣待我，便我累了這些年。從別人處聽到她們的消息，曉得都還好，就十分放心。只是惠嫻會問別人我與她們絕交的理由。我想她還不懂事，最好也不要懂得，這種事，誰沒有過？

別後在九龍城遇見惠嫻，是她先喊我的英文名字，我一驚掉頭，她瞪大眼睛望我，然而我就那樣回頭走了。

第二次亦是在九龍城，她輕輕碰一碰我的衣袖，我一驚掉頭，她臉紅紅笑笑的站在那兒，撞頭撞臉仍是那圓圓兜兜的下巴，沒怎麼變，約是比以前明艷了，我只來得及「嗨」一聲，就回頭走了。過後真有點後悔沒站著跟她說幾句話。

兩次見面都是匆匆的擦肩走過，我想我反而喜歡這種感覺，一驚掉頭，以前的歲月一下子擺在面前，追不回的，只來得及看一會，知道自己是走過那樣的一段路來的。

下次遇見，我或會問她一聲：「過得好嗎？」

